

明通潤《維摩詰所說經直疏》之朝鮮刊本考

郭 磊

韓國東國大學佛教學術院研究員

中文摘要

本論文主要圍繞朝鮮時代《維摩詰所說經直疏》的刊刻而展開，分別從朝鮮時代（1392-1897）的佛經刊刻及其刊本的特點，朝鮮時代刊刻《維摩詰所說經直疏》的相關人物，以及韓國現存的《維摩詰所說經直疏》刊本等幾個方面進行了詳細的探討。

目前，韓國國內可知出處的《維摩詰所說經直疏》有刻本十三部、影印本一部。當然這還不是全部，相信以後還會有該經其他藏本問世。此外，韓國以外的藏本情況，目前可知有臺灣中央研究院以及法國各自藏有一部朝鮮時代刊刻的《維摩詰所說經直疏》。而朝鮮刊本底本的來源地——中國，則未見相關覆刻本的出現，可知朝鮮刻本之珍貴。

關鍵詞：朝鮮時代、佛經刊印、江原道、聖住庵、維摩經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Carving and Printing of Tongrun's *Weimojie Suoshuojing Zhishu* in the Chosŏn Dynasty

KWAK, Roe

Researcher, Academy of Buddhist Studies, Dongguk University, Korea

Abstract

This paper is mainly concerned with the carving and publication of the *Weimojie suoshuojing zhishu* 維摩詰所說經直疏 in the Chosŏn Dynasty. It discusses in detail the carving onto woodblock of Buddhist scriptures in the Chosŏn Dynasty, the figures involved with the carving of the *Weimojie suoshuojing zhishu*, and the surviving copies of the *Weimojie suoshuojing zhishu* in Korea.

At present, there are 13 woodblock editions and 1 photocopied edition of *Weimojie suoshuojing zhishu* with known provenance in Korea. Of course, this is not all, and I believe that there will be more publications of this collection in the future. In addition, as for the collections outside Korea, it is currently known that Taiwan and France each have a woodblock edition of *Weimojie suoshuojing zhishu* made in the Chosŏn Dynasty. Despite being the original source of the text, China has not seen the appearance of the relevant reprints, which shows the preciousness of the Korean woodblocks.

Keywords: Chosŏn Dynasty, Buddhist scriptures, Gangwon-do, Seongjuan, *Vimalakīrti Sūtra*

一、前言

韓國自古以來就擁有傳統且優秀的印刷技術，基於佛教經典和儒教典籍傳播的需求，各地都有相關的印刷場所，並以寺院為中心刊刻了大量的佛經，留下很多文化遺產。比如現存最古老的木刻大藏經經板，即是海印寺典藏的八萬大藏經經板。

一直以來，韓國學界的大部分研究者認為朝鮮時代（1392-1897）的佛教在統治者採行「崇儒抑佛」的大環境下，處於從停滯走向沒落的趨勢；然而，縱觀韓國佛教的歷史可知，朝鮮時代其實是佛教經典刊刻的重要時期，而且這一時期所刊印的經典很多留存至今。根據前輩學者的研究分析可知，在朝鮮王朝統治期間，其中的十六至十七世紀這段時間，各地刊印發行的佛教經典數量與種類最多，其中以位在朝鮮半島西南部的全羅道（전라도）和相鄰的慶尚道（경상도）是佛教經典刊刻發行的主要地區。¹

本文以朝鮮王朝後期刊刻、晚明僧人一雨通潤（1565-1624）所撰《維摩詰所說經直疏》為考察對象，首先考察朝鮮時代——即十四世紀至十九世紀——佛教經典刊刻的概況，然後對刊刻《維摩詰所說經直疏》的江原道（강원도）地區的佛經刊刻情況做一番探討，最後對目前韓國各地館藏朝鮮刻本《維摩詰所說經直疏》的情況做一個說明。對於此疏的內容與版本等問題，簡凱廷、黃繹勳兩位教授已經做過精彩的論述，本文旨在補充說明此疏在韓國藏本的現狀，以饗讀者。²

※ 收稿日期 110.10.22，通過審稿日期 111.7.1。

¹ 孫成必(손성필, Son Sungpi), 《16世紀 朝鮮의 佛書 刊行》, 동국대학교대학원 석사학위논문東國大學碩士論文, 2007年, 頁14。

² 簡凱廷, 〈晚明義學僧一雨通潤及其稀見著作考述〉, 《臺大佛學研究》28, 2015年, 頁143-190; 黃繹勳, 〈《維摩詰經》論疏考辨——以宋明清時期相關著作

二、朝鮮時代的佛經刊刻及其刊本的特點

自西元四世紀左右傳入朝鮮半島之後，佛教就在古代王朝的政權統治中，擔當了重要的角色，從中發揮其宗教傳播的作用，在新羅(57 BCE-935)和高麗時代(918-1392)被尊為國教，風光無限，一直到了「崇儒抑佛」的朝鮮王朝時代，佛教教團的發展受到了一定的影響。³大部分的韓國學者都認為朝鮮時代的佛教教團處於停滯時期，這種認知是受到早期日本學者的影響。然而，根據最近的研究成果可知，朝鮮王朝時代佛教教團的發展情況，實際上並非如此。⁴相反地，此一時期的佛教教團除了積極的應對外部的變化，還積極的為國民祈福，進行了一系列的佛事活動，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景象。⁵

朝鮮王朝建國之後，採用以儒學治國的思想，性理學逐漸普及，相對而言，佛教則由盛轉衰。⁶朝鮮王朝初期的情況是：太宗(1367-1422, 1400-1418 在位)開始推行了宗派合併、縮減寺院規模等一系列的抑制佛教發展的政策，但佛教宗派依然存在，僧科制度也沒有被廢除；甚至

為中心》，《佛光學報》新1：2下，2015年，頁413-470。

³ 一般認為從高麗王朝晚期的鄭道傳(1342-1398)等儒者開始批判佛教，佛教教團已逐漸受到壓抑，自此以後到朝鮮王朝的中期，這段期間都屬於朝鮮佛教發展的「沉滯」時期，之後開始推展禪教一體和三學修習，佛教才逐漸復興，參見金忠烈，《高麗儒學思想史》，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頁321-324；李載昌，〈序言〉，東國大學校佛教文化研究院編《韓國佛教思想史概觀》，서울首爾：佛教文化研究院，1995年，頁14。

⁴ 郭磊，〈十七世紀朝鮮半島華嚴學的盛行與《華嚴疏鈔》的刊印〉，《佛光學報》新6：2，2020年，頁128-129。

⁵ 金煥泰(김영태, Kim Youngtae)著，中島志郎等譯，《韓國仏教史》，京都：禪文化研究所，1985年，頁166-167。

⁶ 대한불교조계종 교육원大韓佛教曹溪宗教育院編，《曹溪宗史——고중세편中世紀篇》，서울首爾：대한불교조계종 교육원曹溪宗出版社，2004年，頁303。

一些記載顯示在朝鮮初期的幾代國王在位期間，如世宗（1397-1450, 1418-1450 在位）、世祖（1417-1468, 1455-1468 在位）等，以及他們的王妃、大臣都曾主持了佛經的刊印活動。⁷

進入十六世紀以後，佛教教團的境遇每下愈況。燕山君（1476-1506, 1494-1506 在位）在他執政時期廢除了禪教兩宗和僧科制度；⁸ 中宗時代則刪除了《經國大典》中關於度僧的相關內容，從而使得佛教教團失去了被國家承認的法律依據；⁹ 明宗時期雖然短暫地恢復承認禪宗和教宗兩大派系的合法性，並再次實行了僧科和度牒制度，但是在十幾年後的1566年又將之再度廢除了。¹⁰

加上在十六世紀末，朝鮮半島發生了壬辰倭亂（1592-1598），在這些內憂外患之下，佛教在朝鮮半島支配民眾宗教信仰思想的主導地位似乎已經喪失，但實際上並非如此。¹¹ 對外，佛教教團迅速且有組織性的應對國難，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派遣僧兵對抗倭亂。對內，在倭亂結束後，

⁷ 李載昌，《韓國佛教思想史概觀·序言》，頁19-20；愛宕顯昌著，轉瑜譯，《韓國佛教史》，高雄：佛光出版社，1989年，頁43-46。

⁸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燕山君日記·十年（1504）·閏四月八日〉，《朝鮮王朝實錄》卷53，서울首爾：國史編纂委員會、東國文化社，1955-1958年，頁3-2。

⁹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中宗實錄·十一年（1516）·十二月十六日〉，《朝鮮王朝實錄》卷27，頁9-2。

¹⁰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明宗實錄·五年（1550）·十二月二十五日〉，《朝鮮王朝實錄》卷10，頁100-2；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明宗實錄·二十一年（1566）·八月十九日〉，《朝鮮王朝實錄》卷32，頁23-2至24-1。

¹¹ 壬辰倭亂又稱為「萬曆朝鮮之役」、「萬曆援朝戰爭」。日本稱之為「文祿·慶長の役」，指明朝萬曆年間明朝和朝鮮聯手抵抗日本侵略的戰爭。壬辰倭亂發生後，妙香山普賢寺的清虛休靜（1520-1604）出面號召全國寺院僧人一起組成義勇軍，據說當時有五千僧人參加抗敵，在戰爭結束後，休靜的弟子上書朝廷建議將僧並納入國家巡防山城的隊伍。參見鎌田茂雄，《朝鮮佛教の寺と歴史》，東京：大法輪閣，1980年，頁237-244。

佛教教團完善了其修行及教學體系，此時的清虛系及浮休系僧人在全國發揮著重要的影響力。¹²

從這些方面來看，可以看出當時的朝鮮佛教界早在倭亂之前就已經對新的外部環境做出了應對和變化的準備。據統計，朝鮮時代五百年，全境共有 1650 多所寺院，朝鮮八道平均每道有 206 所寺院，其數量還是相當驚人的。¹³

從現存的朝鮮時代相關文獻紀錄可知，自 1392 年太祖李成桂（이성계, Yi Seonggye, 1335-1408）建國以來，陸續在全國各地以寺院為中心刊刻流通了多種佛教經典。¹⁴ 分析這些目錄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在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這段期間所刊印發行的佛教經典數量最多。只是從朝鮮時代的官方記錄中確認佛教經典刊印的內容非常困難，因為在《朝鮮王朝實錄》有關官方主持佛教經典刊刻的這些記錄中，基本上不會書寫刊刻的經典名稱，而在另一由朝鮮王朝的文官魚叔權（어숙권, Aw Syukkwon, 生卒不詳）所撰寫的《攷事撮要》一書的附錄中，雖然收集了 968 種古籍資料，但是其中與佛教相關的古籍只有《篆隸金剛經》等四種而已。¹⁵ 因此，我們難以僅僅通過這些歷史文獻的紀錄來瞭解朝

¹² 愛宕顯昌著，轉瑜譯，《韓國佛教史》，頁 50-51；郭磊，〈十七世紀朝鮮半島華嚴學的盛行與《華嚴疏鈔》的刊印〉，頁 133-139。

¹³ 李炳熙（이병희, Lee Byunghee），〈朝鮮時期 寺刹의 數的 推移〉，《역사교육 歷史教育》61，1997 年，頁 31-68。

¹⁴ 據學者統計，太祖李成桂在武力推翻前朝之後，在位期間曾經印經十二回、舉辦消災法會十四次、佛事法席三十五次、飯僧九次，晚年也有修持念佛三昧法門的紀錄，這種種活動顯示太祖本身應該具有某一程度的佛教信仰，參見金煥泰著，中島志郎等譯，《韓國仏教史》，頁 133-134。

¹⁵ 金致雨（김치우, Kim Chiwoo），《攷事撮要의 冊板目錄 研究》，서울 首爾：도서출판민족문화圖書出版民族文化，1983 年，頁 179；春山仁榮，〈攷事撮要의 冊板目錄について附冊板目錄〉，《東洋學報》30：2，1943 年，頁 176-188。

鮮時代佛經刊刻的實際情況，而且所得到的研究成果也會是片面、不完整的。為了對朝鮮王朝時期刊行的佛經有更多的了解，最早由日本學者開始對於現存的朝鮮時期佛教典籍進行數量、種類的調查與統計，後續有韓國學者跟進進行統計和研究，給後來的研究者提供了更多的成果參考。¹⁶ 在上述這些研究基礎之上，上世紀八十年代編撰的《全國寺刹所藏木板集》中收錄的「有刊記經典木板本目錄」為目前最詳細的記錄。¹⁷ 此一目錄主要收錄了 957 種刊本的情況，其中刊刻於朝鮮王朝時期的經典版本有 932 種之多。¹⁸

對上述這些目錄的整理分析，可以幫助我們瞭解朝鮮時代佛教經典刊刻發行的概況。從朝鮮時代刊刻發行的佛教經典種類來看，大致有兩種類型：第一，僧科教學需要的各種教科書，例如《法華經》、《金剛經》、《華嚴經疏》、《父母恩重經》等；第二，各種的佛教儀式典籍，特別是有關水陸法會的儀式典籍數量龐大。

魚叔權所撰《攷事撮要》後附有「冊板目錄」，可參見韓國學研究院藏經閣典藏的文書檔案，<https://jsg.aks.ac.kr/viewer/viewIMok?dataId=PC15-2%7C001#node?depth=2&upPath=002&dataId=080>，2022/10/15。

- ¹⁶ 日本學者的調查統計，在朝鮮時期刊印的佛教經典有 123 種，若考慮同書異版的情況，則總數可以達到 210 種。參見黑田亮，〈朝鮮佛書に就いての綜合的考察書〉，《朝鮮舊書考》，東京：岩波書店，1940 年，頁 43-67，附錄「刊記附刻朝鮮佛典目錄」；據韓國學者的調查統計，則是達到 799 種佛書版本，見金斗鍾（김두중, Kim Doojong），《韓國古印刷技術史》，서울首爾：탐구당探求堂，1974 年，頁 247-271。
- ¹⁷ 朴祥國（박상국, Park Sangguk），《전국 사찰과 사찰에서 수집한 목판집全國寺刹所藏木板集》，서울首爾：문화재관리국文化遺產管理局，1987 年。
- ¹⁸ 金致雨，〈壬亂以前地方刊本の 開板處에 관한 研究〉，《서지학연구書目研究》16，1998 年，頁 38。

首先看一下朝鮮時代佛經刊刻的整體情況，下表一以「有刊記經典木板本目錄」為依據，對不同年代刊刻發行的木刻本經典的刊行次數進行統計。

表一 有刊記經典木板本的刊行年代統計¹⁹

	14 世紀	15 世紀	16 世紀	17 世紀	18 世紀	19 世紀	合計
刊行 次數	19	69	301	319	169	55	932
所佔 比例	2.0%	7.4%	32.3%	34.2%	18.2%	5.9%	100%

根據上表可知，經典刊行量最多的時期是十六與十七世紀。從十六世紀開始，經典的刊行數量持續增加，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了十七世紀。從目前的統計來看，十七世紀是經典刊行數量最多的年代，但是如果不是因為十六世紀末發生了壬辰倭亂，這場戰爭導致大量佛教經典被焚毀而消失，十六世紀很可能才是朝鮮時代佛教經典刊刻發行最為活躍的時期。那麼在十六、十七世紀佛教經典刊刻發行量增加的原因是什麼呢？從上文談及朝鮮時代刊行佛經的種類來看，應該是因為當時佛教教團在教育 and 宗教儀式方面對於經典的強烈需求，而導致了此類佛經刊行活動的盛行。南熙淑根據《朝鮮王朝實錄》的記載統計，從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前半期，朝鮮半島頻繁發諸如氣溫下降之異常氣候，以及傳染病等各種自然災害，發生次數從 1501 年到 1550 年間有 6109 次，1551 年到 1600 年有 4785 次，1601 年到 1650 年有 3300 次。²⁰ 從上述的統計數字可知，在十六世紀到十七世紀，朝鮮半島因為各種異常氣候、饑荒、傳

¹⁹ 金致雨，〈壬亂以前地方刊本の 開板處에 관한 研究〉，頁 38。

²⁰ 南熙淑 (남희숙, Nam Heesook)，〈16~18 세기 佛教儀式集의 간행과 佛教大衆化〉，《한국문화韓國文化》34，2004 年，頁 138。

染病等自然災害，國家和民眾經歷了非常多的苦難。²¹ 在如此困難的時期，全國各地進行了大量的佛典刊印活動，這應該也是反映出此時期的佛教界冀望通過佛教的力量來戰勝苦難，解救社會群生的一種宗教式對應，另一方面也是反映出僧團教育人才的需求。

十六、十七世紀佛教經典刊刻發行量增加的原因，在上述的佛教教團內部的因素之外，至少還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當時各種儒家書籍的刊印發行非常的活躍，在印刷技術發達和便利的印刷環境的影響下，佛教經典的刊刻發行也相對更加容易；因此，朝鮮佛教經典的來源從早期的手抄經典發展到木板刻印，乃至後來的木活字印刷。這是基於印刷技術的發展所致。另一方面，朝鮮時代刊刻經典所用的紙張有著良好的透氣、防蟲蛀等特點，進而使得書本的保存壽命得到了延長。

不同時期的刊本分別有不同的特點。在十五世紀刊行的朝鮮佛典中，主導刊印工作者多以王室成員為主，跋文中記錄了發願人的發願內容、施主姓名以及簡單的刊印情況。大部分的施主與王室有關，刊記部分的內容也比較簡單，這是延續了高麗時代的刊印傳統——很多時候只是簡單的記錄了發願內容、發願人以及施主名單。²² 有時候即使有施主帙、緣化帙、刻手帙等，其相關內容記載的都很簡單。有學者對朝鮮時代寺院板刻的刻手進行了細緻的研究，根據刻手的不同雕刻技法，將版本分為朝鮮初期（1392-1500）、中期（1501-1800）、後期（1801-1901），並分析了各時代的板刻特點。²³

²¹ 南熙淑，〈16~18 세기 佛教儀式集의 간행과 佛教大衆化〉，頁 138-140。

²² 朴道化(박도화, Park Dohwa)，《朝鮮 前半期 佛經版畫의 研究》，동국대학교 대학원 박사학위논문東國大學博士論文，1998年，頁 179-184。

²³ 金相鎬(김상호, Kim Sangho)，《朝鮮朝 寺刹板 刻手에 관한 연구》，성균관대학교 박사학위논문成均館大學博士論文，1991年，頁 19。

不同於十五世紀的刊本，進入到十六世紀之後，這一時期的刊本大部分都會將發願文這部分省略，形成了只保留了施主名單的刊印特點，即緣化秩、刻手秩等參與刊刻的僧人以及在家信眾的名單。通過這些刊刻記錄在形式上的變化，可以看出十五世紀到十六世紀之間，經典刊行在內容和方式上所發生的變化。

十六世紀刊本的另一個特點是：詳細的記載了每一位刻手所擔任的職責及其姓名，相關術語有一百種之多，如刻士、刊士、功德刀、自刊、刊工、刻功、願刻、良工等。平均刊刻一部經典需要五到八名刻手，而十人以上共同參與一部經典的刊刻佔據多數。根據這時期佛經的刊記內容統計，參與經典刊刻的刻手都是出家人，沒有在家信眾參與，這也是一個非常顯著的特點。通過緣化僧和刻僧的分工協作，各種單行本和長篇佛經被大量的刊刻印刷流通，對於佛教的傳播和發展起到了非常大的幫助。自十六世紀以後，國家和王室不再主導、推進佛教經典的刊印和發行，所以形成了以寺院為主的「開板佛事」之局面。

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的刊本，基本上延續了十六世紀刊本的特點。而零星出現的韓漢合本以及韓文刊本，則是這一時期一個新的特點。

三、朝鮮時代刊刻《維摩詰所說經直疏》的相關人物

根據《維摩詰所說經直疏》的刊記可知，在 1853 年性闊大師（生卒不詳）於首爾信士劉聖鍾（1821-1884）那裡求得明通潤的直疏本，繼而著手準備刊行相關事宜。²⁴ 後經華隱護敬（生卒不詳）的校對，由吳旻

²⁴ 崔京勛（최경훈, Choi kyung-hun），〈강원도 지역 사찰 간행 불서에 대한 서지적 연구 江原道地區寺院刊行佛書之書誌學考〉，《서지학연구書誌學研究》84，2020 年，頁 243。

秀（生卒不詳）書寫了〈緣化秩〉，1854年於聖住庵刊行。²⁵ 刊刻此疏的原因是：《維摩詰所說經》雖然在朝鮮時代以前就多有流通，但是並沒有相關注釋書的流通，所以讀起來比較費解；而通潤所著注疏本的出現，給當時的朝鮮佛教界開啟了一窺堂奧、乃至深入研讀的機會，對在家居士的修行生活也多有啟發。

來自中國的《維摩詰所說經直疏》在朝鮮的刊刻過程本身就是一段佳話，是當時清朝和朝鮮之間少有的佛教往來紀錄。接下來，我們對刊刻此疏所涉及的人物進行說明，有助於我們理解此一朝鮮刻本的價值和意義。

首先是從燕京購得此疏的劉聖鍾，有關此人的相關史料並不多，對他的研究也是因為近年來他所編纂的《德新堂書目》被世人所知而開始。²⁶ 他被稱為慧月居士或者葆光居士劉雲，是朝鮮時代末期的大儒——月窓居士金大鉉（?-1870）的弟子，而這位金大鉉則是對禪宗的普及和大眾化作出很大貢獻的人物。²⁷

劉聖鍾參與刊行的佛教典籍除了《維摩詰所說經直疏》之外，還有《清珠集》、《濟眾甘露》、《甘露法會》、《淨土紺珠》、《法海寶筏》、《述夢瑣言》等；他同時也編撰了《眾香集》、《昨非菴詩話》等佛教文

²⁵ 據李能和《朝鮮佛教通史》記載，聖住寺位在江原道鐵原郡，隸屬「禪教兩宗大本山」金剛山楡岾寺，承襲清虛休靜禪師一系之法脈。見《朝鮮佛教通史》卷1，CBETA, B31, no. 170, p. 450, a23-b18。

²⁶ 徐秀晶（서수경, Seo Soojung），《19세기 佛書刊行과 劉聖鍾의 『德新堂書目』 연구》，동국대학교대학원 박사학위논문東國大學博士論文，2016年。

²⁷ 有關金大鉉則是對禪宗普及所作的貢獻，可見《朝鮮佛教通史》卷3，CBETA, B31, no. 170, p. 778, a26-b5；金景淑（김경숙, Kim Kyungsook），《『禪學入門』의 修證體系 연구》，동국대학교대학원 박사학위논문東國大學碩士論文，2008年，頁6-15。

集，還整理、刊行了他個人的藏書目錄《德新堂書目》，而書目中編號第九十三號就是《維摩詰所說經直疏》。²⁸ 而此一刊刻的事蹟也在僧史中留下紀錄，據〈雙月禪伯傳〉載：

師名性潤，號雙月。學識曠遠，知行挺特，贈南北表忠酬忠摠攝帖。出則頭陀，入則禪那。蘭開幽谷，無人，不可不芳；松茂盛林同類，而孤秀栢悅。於壬子（1852）春，鳩集僦功，刊注《維摩經》三卷、《觀經》一卷，《彌陀經》於劉聖鍾家，吳旻秀書，寶月慧昭、慧峯最性、碧潭道文諸大尊宿，來坐證席，於癸丑（1853）告功。東化竺典、華隱護敬、爭智序跋，藏於寶蓋山聖住庵。善事之首也。有弟子鐵鏡在仙岩，姓崔氏，順天人。其餘結緣續燈者，文集及日記錄之而傳後。²⁹

在《維摩詰所說經直疏》卷上有寶月堂慧昭（生卒不詳）撰寫的〈新刊維摩詰經要解序〉，這位法師的生卒年與生平事蹟均不詳，僧傳中也沒有留下任何記錄。只是從慧昭所撰寫的序文內容可知：慧昭積極參與了此疏的刊刻，而且這一直疏的刊刻對於他亡故的老師華潭和尚（生卒不詳）教誨的傳播有著重要的意義，這也是慧昭積極推動刊印工作的原因，因此疏之刊印能夠「宣明無盡燈於暗室耶。不然何能成就大事因緣，如是迅且速耶。先師之遺化自此益廣，而我輩之有恨從茲無憾。」³⁰ 慧昭所撰〈新刊維摩詰經要解序〉內文如下：

……蓋此經自秦譯以還，垂千五百年來盛行于中原，疏解註釋者不為不多矣。我東偏在海隅，餘派未及。故我先師，華潭和尚每講恨無析薪秉燭之解，運誠祈請明解之東漸，如智者之運虔楞嚴

²⁸ 徐秀晶，〈19세기 佛書刊行과 劉聖鍾의 『德新堂書目』 연구〉，頁 101-165。

²⁹ 原文參見《東師列傳》卷 5，ABC, H0258 v10, p.1053, a01-a13，https://kabc.dongguk.edu/viewer/view?dataId=ABC_BJ_H0258_T_005&imgId=010_1053_a，2022/10/18。

³⁰ 《維摩詰所說經直疏》卷上，ABC, 02526, 0001, 0012-0013，https://kabc.dongguk.edu/viewer/view?dataId=ABC_NC_02526_0001，2022/10/21。

矣。不幸中途西化，為兒孫之遺恨者久也。咸豐三年癸丑（1853）信士劉聖鍾求來《維摩詰經直疏》於燕京，示于雙月堂性闊大師。雙月即先師之阿難也，見而感慕先師之遺囑，矢志繡材，不半年能事了畢。噫！先師棲身於此經，遺化於身，後劉公求來于間關之外，轉托於能事之人。雙月刊布傳化，開人眼目，於盡未來際未知釋尊維摩，慶喜三上人重來我東，宣明無盡燈於暗室耶！不然，何能成就大事因緣，如是迅且速耶！先師之遺化，自此益廣，而我輩之有恨，從茲無憾矣。雙月可謂轉佛之心印，而能繼先師之本意者也……崇禎紀元後甲寅（1854）四月下澣寶月堂慧昭謹序。³¹

此外，在《維摩詰所說經直疏》的卷中收錄有朝鮮文人李忠翊（號椒園，1744-1816）撰寫的一篇文章，但其內容實與 1854 年此疏的刊刻並無任何關聯。³² 也許是性闊等人之前就已經讀過李忠翊文集中的這篇文章，對於《維摩經》在朝鮮地區的流通之困難多有感歎，為了告知後來者此經的寶貴而把這篇文章加入其中。李忠翊撰寫的文章內容如下：

肅廟七年辛酉（1681），有一海舶無人，不知自何來。泊湖南荏子島，滿載佛書，為風石所激敗，書沈沒畧存，輦至京師。時恬軒任判書、相元為承旨，號誥內典。上取《維摩詰經》，命為解說。判書辭曰：臣職帶經筵叅（參）贊，而於殿上講佛書，恐非宜。上然之。書盡輸南漢開元寺，《維摩詰經》三卷遂賜判書，藏于家。後為童行所得，拆開卷疊，艸寫（寫）程文。³³ 判書曾孫直

³¹ 《維摩詰所說經直疏》卷上，ABC, 02526, 0001, 0012-0013，https://kabc.dongguk.edu/viewer/view?dataId=ABC_NC_02526_0001，2022/10/21。

³² 李忠翊為著名的朝鮮陽明學派的儒者，但年輕時曾接觸佛教。關於其思想的研究可以參見趙旻祐，〈對「朝鮮陽明學派」的一個省察：以李忠翊為例〉，《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12：1(23)，2015 年，頁 249-250。DOI: 10.6163/tjeas.2015.12(1)245。

³³ 原文為「寫」，參考教育部異體字字典，https://dict.variants.moe.edu.tw/variants/rbt/word_attribute.rbt?quote_code=QTAXMDU0LTAyNQ，2022/10/21。

長希聖，復獲而藏之，余因人得見之。東吳支謙師（約三世紀）於大帝時，第二譯者也。文句艱深，玩繹累遭，竟未通曉。他書所引本經，文多異同，或闕不載，但為補葺完好而歸之，今在其家。李尚州學源為善山時，其子田秀隨往（往），就陝川海印寺藏中，印《維摩詰經》三卷歸（歸）京師，³⁴ 卽是本也。余為書寫如此，原本歸于李。是書比吳譯稍易讀，他書所引悉具，始知歷代尊宿皆弘（弘）秦本。³⁵ 卽王元美所稱《維摩》、《楞嚴》鬼神於文者，亦者謂是也。然《維摩》、《楞嚴》所詮義深淺之殊（殊）³⁶ 姑無論，卽文字相，亦不易並稱。《楞嚴》頗致飾於文句之津津，若《維摩》汪濊不可窺測，如目擊大居士高卧方丈，諸大弟子、諸菩薩却步不任造問，吁可異也。時甲辰季春在蠓津寓舍書寫畢，因識卷末，椒園居士題。³⁷

《維摩詰所說經直疏》的卷下分別收錄了東化竺典（生卒不詳）撰寫的〈維摩詰經直疏新刊序〉、吳旻秀書寫的〈緣化秩〉以及華隱護敬的跋文，這三位作者的生卒年都不詳，也沒有留下相關的傳記。我們根據他們撰寫的文字內容，知道他們曾經參與了此疏的刊刻和發行。

東化竺典所撰寫的〈維摩詰經直疏新刊序〉內容摘要如下：

……余嘗耽讀此經，反復沈思，根性鹵莽（莽），³⁸ 未能游刃於

³⁴ 原文為「歸」，參考教育部異體字字典，https://dict.variants.moe.edu.tw/variants/rbt/word_attribute.rbt?quote_code=QTAYMDc1LTAwNA，2022/10/21。

³⁵ 原文為「弘」，參考教育部異體字字典，https://dict.variants.moe.edu.tw/variants/rbt/word_attribute.rbt?quote_code=QTAXMjQ4LTAwMg，2022/10/21。

³⁶ 原文為「殊」，教育部異體字字典，https://dict.variants.moe.edu.tw/variants/rbt/word_attribute.rbt?quote_code=QTAYMDgxLTAwMg，2022/10/21。

³⁷ 明·通潤，《維摩詰所說經直疏》卷中，ABC, 02526, 0002, 0002-0003，https://kabc.dongguk.edu/viewer/view?dataId=ABC_NC_02526_0002，2022/10/21。

³⁸ 原文為「莽」，明·通潤，〈維摩詰經直疏新刊序〉，《維摩詰所說經直疏》卷下，頁1右，4-17。

冑祭。比如高堂奧室，無階難陞，故願得先哲注脚者久。適得潤禪師直疏，其疏也，科不分而大義悉彰，辭至簡而宗趣甚明，讀未終秩，昔之疑難，小無留碍，如水之遇，決薪之遇，斧一經奧旨（旨），煥然心目矣。然恨未得，流諸遐方，貽厥後昆。會雙月濶大師發³⁹ 意鳩財、刊令壽傳。幸哉！我東之有斯寶也……崇禎紀元後四甲寅（1854）四月下澣東化竺典與（盥）⁴⁰ 手焚香謹序。⁴¹

吳旻秀書寫的〈緣化秩〉中載明在刊印《維摩詰所說經直疏》的過程中，慧昭等十數位僧人與信眾的工作分配如下：

證明：寶月慧昭。校正：華隱護敬。誦呪：比丘瑞文禪德、慧峰最性。維那：霽月寶性。持殿：金潭呂一。都監：比丘信鶴。別座：清霞包含。⁴² 化緣：雙⁴³ 月性濶。供司：比丘行信。別供：比丘德讚。來往：信士大圓覺韓謨根。負木：李喆伊。山中秩：萬峰亨一……刻手：田永聖、洪箕煥、金斗衡（衡）、⁴⁴ 安亨老、盧慶善。鍊板：金鼎秀、全昌圭。海州吳旻秀書。⁴⁵

華隱護敬的跋文則特別提到：

³⁹ 原文為「發」，參見字統網，<https://zi.tools/zi/%E2%BF%B1%E4%B8%9A%F0%AD%9A%A7>，2022/10/24。

⁴⁰ 原文為「與」，參見字統網，<https://zi.tools/zi/%F0%AE%8D%AE>，2022/10/24。

⁴¹ 明·通潤，《維摩詰所說經直疏》卷下，ABC, 02526, 0003, 0003，https://kabc.dongguk.edu/viewer/view?dataId=ABC_NC_02526_0003，2022/10/21。

⁴² 原文為「含」，參見教育部異體字字典，https://dict.variants.moe.edu.tw/variants/rbt/word_attribute.rbt?quote_code=QTAWNTM5LTAxMw，2022/10/24。

⁴³ 原文為「雙」，參見字統網，<https://zi.tools/zi/%F0%AA%AF%A9>，2022/10/24。

⁴⁴ 原文為「衡」，參見教育部異體字字典，https://dict.variants.moe.edu.tw/variants/rbt/word_attribute.rbt?quote_code=QTAzNzA2，2022/10/24。

⁴⁵ 明·通潤，《維摩詰所說經直疏》卷下，ABC, 02526, 0003, 0056-0060，https://kabc.dongguk.edu/viewer/view?dataId=ABC_NC_02526_0001，2023/1/10。

……此經我東曾有，而舊無疏釋，學者翻經，徃徃（往往）有杳漠，莫能窺其涯窮其源，叢林病馬（焉）⁴⁶ 者久（久）⁴⁷ 矣。歲（歲）癸丑（1853）雙月性潤禪師，得通潤直疏於京中信士劉聖鍾家，繡梓登刊，越明年甲寅（1854）請余校證，余玩味再釋其文。⁴⁸

從東化竺典與華隱護敬兩人撰寫的序跋內容可知：一直以來，朝鮮半島的佛教僧俗對於《維摩經》都頗為重視，只是礙於沒有相關解釋內容的注釋書傳來，造成朝鮮的僧俗信眾對於經文內容不易通讀、每每令讀者費解，不能究其本源。幸有性闊大師發心刊行此疏，從而成就了韓國佛教史上的一段佳話。但直至近現代，這部有關《維摩經》的註疏，才經由日本殖民時期的出家人安震湖（안진호, An Jinho, 1880-1965）從中文翻譯成韓文而廣為流傳。不過論及此疏在韓國的影響，限於資料的不足，無法進一步了解。但可以知道的是：《維摩經》不僅對朝鮮時代的佛教僧人具有宗教意義，對當時的儒家士大夫們也產生影響，使得此經在朝鮮得以傳播並得到了普及。其中一個證明就是在《維摩詰所說經直疏》刊印二十年之後，在清同治十三年（1874）韓文本《維摩經》開始在朝鮮半島流通，可知此經在朝鮮時代的流通和普及。⁴⁹ 時至今日，《維摩經》已成為韓國佛教中的一部重要經典，不論是出家人還是在家人都在宗教生活中奉為圭臬。

⁴⁶ 參見教育部異體字字典，https://dict.variants.moe.edu.tw/variants/rbt/word_attribute.rbt?quote_code=QTAYNDA5LTAWMQ，2022/10/24。

⁴⁷ 參見教育部異體字字典，https://dict.variants.moe.edu.tw/variants/rbt/word_attribute.rbt?quote_code=QTAWMDI3LTAWMQ，2022/10/24。

⁴⁸ 明·通潤，《維摩詰所說經直疏》卷下，ABC, 02526, 0003, 0060-0061，https://kabc.dongguk.edu/viewer/view?dataId=ABC_NC_02526_0003，2022/10/24。

⁴⁹ 李曦載（이희재, Lee Hee-jae），〈한국불교사에서의 『유마경（維摩經）』의 지위 維摩經在韓國佛教史中的位置〉，《한국학연구韓國學研究》31，2009年，頁 342-344。

四、韓國現存《維摩詰所說經直疏》刊本

(一) 韓國國內藏本

根據筆者的調查，目前韓國國內可知出處的《維摩詰所說經直疏》刻本和複印本共計十四部。（詳見表二）其中，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有一部刻本和一部原本現藏於法國之影印本，⁵⁰ 首爾大學奎章閣與陝川伽倻山白蓮庵也各自典藏兩部刻本；除此之外，東國大學、延世大學、高麗大學以及韓國學中央研究院、全羅南道潭陽郡月山面龍興里夢聖山的龍興寺、慶尚南道梁山靈鷲山的通度寺極樂庵以及京畿道高陽的圓覺寺、慈悲寺則各自收藏一部。另外，此一朝鮮刊本的刻經板歷經風雨，現仍保存在首爾江南區（강남구）的奉恩寺（봉은사, Bongeunsa）內。由此可知，此本在朝鮮時代之流通實為近代中韓佛教交流之一實例。⁵¹

關於這十四部藏本的書誌信息，包含延世大學、慈悲寺以及國立中央圖書館等地的藏本沒有提供具體的書誌信息，除上述這三部之外，其他十一部刊本根據東國大學佛教記錄文化遺產項目（Archives of Buddhist Culture）的調查資料和相關圖書館的資料為參考，整理相關藏本的基本信息如下表二。⁵²

⁵⁰ 韓國國家電子圖書館收藏有兩種 1854 年本，一種是影印法國國立東方語言與文明學院（INALCO, 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的藏本，另外一種是本館藏本。

⁵¹ 關於這些刊本的資訊，參見韓國佛教文化財研究所(불교문화재연구소),《한국의 사찰 문 화재韓國寺院文化財：2019 전국 사찰 목판 일제조사全國寺院木板調查》，Daejeon: 문화재청大田文化財廳，2019 年。

⁵² 參見東國大學佛教記錄文化遺產項目 Archives of Buddhist Culture：
https://kabc.dongguk.edu/search/list?q=query%24%E7%B6%AD%E6%91%A9%E8%A9%B0%E6%89%80%E8%AA%AA%E7%B6%93%E7%9B%B4%E7%96%8F&secId=ABC_NC_SJ&pageIndex=1&pageUnit=20，2022/10/15。

表二 韓國已知《維摩詰所說經直疏》刻印本一覽表

館藏地	卷數	版式	刊刻年代	卷上尺寸	卷中尺寸	卷下尺寸
東國大學	3卷 3冊	木板本	1854	29.7×19.3	29.7×19.3	29.7×19.3
韓國學中央研究院	3卷 3冊	木板本 新鉛活字本	1914	30.7×20.3	30.7×20.3	30.7×20.3
首爾大奎章閣 01	3卷 3冊	木板本	1854	28.1×18.7	28.1×19.2	28.4×19.1
首爾大奎章閣 02	3卷 3冊	木板本	1854	30.7×20.1	30.6×19.9	30.5×19.8
高麗大學	3卷 3冊	木板本	1854	29.7×19.1	不詳	不詳
圓覺寺	3卷 3冊	木板本	1854	29.8×19.8	29.8×19.8	29.8×19.8
龍興寺	3卷 3冊	木板本	1854	29.7×19.4	29.7×19.4	29.6×19.2
通度寺極樂庵	3卷 3冊	木板本	1854	29.8×19.2	29.8×19.8	29.6×19.0
白蓮庵 01	3卷 3冊	木板本	1854	31.0×20.7	31.0×20.8	31.0×20.8
白蓮庵 02	3卷 3冊	木板本	1854	29.8×19.3	29.7×19.3	29.7×18.3
國立中央圖書館(韓國本)	3卷 1冊	木板本	1854	30.1×22.2		

由上表可知，韓國可知的《直疏》大部分都是三卷三冊的形式，唯獨國立中央圖書館的藏本不同，是三卷一冊。經筆者檢閱其電子版，可以發現該版之紙質與其他藏本的紙質似乎有不同，但是字體和版式則無變動。

（二）現存《維摩詰所說經直疏》的內容構成

根據東國大學圖書館的藏本訊息，三卷本的《維摩詰所說經直疏》內容構成如下：

卷上包含七部分，即：第一部分為維摩畫像讚三篇，分別為〈宋蘇軾石恪畫維摩頌〉、〈臨川王介父贊〉和〈弟子支遁敬贊〉。第二部分，有六幅變相圖，分別是「庵那園法會」、「文殊問疾」、「文殊獅子座」、「化菩薩奉飯」、「維摩詣佛所」、「童真變相」。韓國目前所藏的大多數刊本的卷上部分均有六幅變相圖，這是臨摹從中國購入的明通潤底本而來，在朝鮮刊刻時由畫工重新摹畫刊刻。第三部分，通潤撰〈合釋維摩思益二經自序〉。第四部分，寶月堂慧昭撰〈新刊維摩詰經要解序〉。第五部分，後秦釋僧肇述〈維摩詰經序〉。第六部分，《維摩詰所說經》目錄。第七部分，《維摩詰所說經直疏》卷上正文。

卷中包含二部分，即：第一部分為椒園居士序；第二部分為卷中正文。

卷下包含五部分，即：第一部分為東化竺典書撰〈維摩詰經直疏新刊序〉。第二部分則為卷下正文。第三部分是吳旻秀書賀「主上殿下李氏壽萬歲」等辭和「緣化秩」，〈緣化秩〉中有刻手五人，即田永聖、洪箕煥、金斗衡、安亨老、盧慶善。鍊（鍊）板二人，金鼎秀和全昌圭。與一般經典刊刻的刻手都是出家人的情況不同，此經的刻手都是在家人，這是本刻本的一個特點。〈緣化秩〉末有日記「上之四年〔咸豐甲寅（1854）〕仲夏新刊江原道鐵原寶蓋山聖住庵藏板」。第四部分為說明刊刻過程的跋文。第五部分則是施主秩。

（三）韓國各藏本的內容比較

因為高麗大學和延世大學的圖書館目前尚不提供電子本，所以無法

得知其所收藏之版本的具體內容構成，筆者比較其他九種藏本的內容如下表三所示：

表三 九種《維摩詰經直疏》刊本內容項目對照表

藏地 卷數	國立中央 圖書館	東國大學	圓覺寺、 極樂庵， 白蓮庵 02	韓國學中 央研究院	奎章閣 01	奎章閣 02	白蓮庵 01	
卷上		維摩畫像 讚	變相圖	變相圖	變相圖	變相圖	維摩詰經 直疏新刊 序	
		變相圖	維摩畫像 讚	新刊維摩 詰經要解 序	合釋維摩 思益二經 自序	新刊維摩 詰經要解 序	維摩詰經 序	
				椒園居士 序	維摩詰經 直疏新刊 序	椒園居士 序	維摩詰所 說經目錄	
		維摩詰經 直疏新刊 序	合釋維摩 思益二經 自序	合釋維摩 思益二經 自序	維摩詰經 直疏新刊 序	椒園居士 序	維摩詰經 直疏新刊 序	變相圖
		新刊維摩 詰經要解 序	新刊維摩 詰經要解 序	新刊維摩 詰經要解 序	合釋維摩 思益二經 自序	新刊維摩 詰經要解 序	合釋維摩 思益二經 自序	合釋維摩 思益二經 自序
		後秦釋僧 肇述〈維 摩 詰 經 序〉	後秦釋僧 肇述〈維 摩 詰 經 序〉	後秦釋僧 肇述〈維 摩 詰 經 序〉	後秦釋僧 肇述〈維 摩 詰 經 序〉	後秦釋僧 肇述〈維 摩 詰 經 序〉	後秦釋僧 肇述〈維 摩 詰 經 序〉	
		維摩詰經 目錄	維摩詰所 說經目錄	維摩詰所 說經目錄	維摩詰所 說經目錄	維摩詰所 說經目錄	維摩詰所 說經目錄	
		卷上內文	卷上內文	卷上內文	卷上內文	卷上內文	卷上內文	卷上內文
卷中		椒園居士 序	椒園居士 序		卷中內文			
	卷中內文	卷中內文	卷中內文	卷中內文	施主秩	卷中內文	卷中內文	
卷下		維摩詰經 直疏新刊 序	維摩詰經 直疏新刊 序					

	卷下內文	卷下內文	卷下內文	卷下內文	卷下內文	卷下內文	卷下內文
	刊記	刊記	刊記	刊記	刊記	刊記	新刊維摩 詰經要解 序
	跋文	跋文	跋文	施主秩	跋文	跋文	跋文
	施主秩	施主秩	施主秩	跋文	施主秩	施主秩	
				鉛印刊記 (1914)、 施主秩			

由上表看來，東國大學本與國立中央圖書館的藏本相較，多出「維摩畫像讚」、「變相圖」、「椒園居士序」與「維摩詰經直疏新刊序」四部分，而韓國學中央研究院本比東國大學本多出一個在 1914 年印刊的鉛印刊記。其他藏本除了在順序上有前後不同，內容是完全相同的，而且版式一致。然而，這些藏本的內容為什麼會有不同的排列順序，仍有待後續的研究。

韓國以外的藏本情況，目前可知只有臺灣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還收藏有一部朝鮮刊本《維摩詰所說經直疏》，亦同樣屬於 1854 年聖住寺刊行的版本。⁵³ 這些朝鮮刊本的底本來源地是中國，但在中國至今未發現此疏的刊本流傳，通過韓國的藏本，吾人可以一睹明通潤《維摩詰所說經直疏》底本之原貌，彌補了缺失之憾。由此可知，此本在朝鮮時代之流通實為近代中韓佛教交流之一實例。

⁵³ 黃繹勳，〈《維摩詰經》論疏考辨——以宋明清時期相關著作為中心〉，頁 444。並參見「傅斯年圖書館珍藏善本圖籍書目資料庫」，<http://lib.ihp.sinica.edu.tw/>，2022/10/15。此書目資料並登載其版本訊息為：「清咸豐甲寅（1854）仲夏新刊江原道鐵原寶蓋山聖住藏板」。

五、結語

首先，本文考察了朝鮮時代——即十四世紀至十九世紀——朝鮮半島地區佛典刊刻的概況，可知十六至十七世紀是朝鮮時代刊刻佛經的一個高峰。然後針對刊刻《維摩詰所說經直疏》的江原道地區，將當地的刊刻情況做一番探討，得知聖住庵在整個朝鮮時代只有唯一的一次刊刻活動。最後，對韓國現藏、可知出處的《維摩詰所說經直疏》的刊本內容作了整理和比較。目前可以確認出處的《維摩詰所說經直疏》有刻本十三部和影印本一部，但這並不是全部，相信以後還會有相關藏本的出現。與朝鮮地區同時期的佛典刊刻相較，這部《維摩詰經》注疏的朝鮮刊本最大的特點應該是刊刻此疏的刻手都是在家人，與同時代刊刻佛典的刻手都是出家人不同。

明朝時中國地區刊刻、一雨通潤所撰的《維摩詰所說經直疏》刊本散失已久，且在中國也未見後世覆刻的版本被發現。所以，對於研究此直疏的刊刻過程以及通潤的思想大有難處。但是朝鮮刻本的出現彌補了這一缺憾，完整的重現了明通潤原刻本的風采，圖文並茂，不管是從書誌學還是歷史人文等研究方面都大有裨益。

當然，還有一些問題需要解決。本文藉由文本和圖像的對比，可知這些現存的《維摩詰所說經直疏》刊本分為三卷三冊和三卷一冊兩種裝訂方式。同時，不同版本的刊本內容經過比對後，發現有部分內容發生刪減和排列順序不同等差異。這些變化與差異的原因與背景都有待通過後續的研究釐清。

引用書目

(一) 佛教典籍與古籍

《朝鮮佛教通史》卷 1, CBETA, B31, no. 170。

《東師列傳》, ABC, H0258 v10, p.1053, a01-a13, https://kabc.dongguk.edu/viewer/view?dataId=ABC_BJ_H0258_T_005&imgId=010_1053_a。

《維摩詰所說經直疏》, 明·通潤, ABC, 02526, https://kabc.dongguk.edu/viewer/view?dataId=ABC_NC_02526。

《朝鮮王朝實錄》,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 서울首爾: 國史編纂委員會、東國文化社, 1955-1958。

(二) 現代專書、論文

大韓佛教曹溪宗教育院編(대한불교조계종 교육원), 2004, 《曹溪宗史——고증세원中世紀篇》, 서울首爾: 대한불교조계종 교육원曹溪宗出版社。

朴祥國(박상국, Park Sangguk), 1987, 《전국 사찰과 사찰에서 수집한 목판집 全國寺刹所藏木板集》, 서울首爾: 문화재관리국文化遺產管理局。

朴道化(박도화, Park Dohwa), 1998, 《朝鮮 前半期 佛經版畫의 研究》, 동국대학교 대학원 박사학위논문東國大學博士論文。

李炳熙(이병희, Lee Byunghee), 1997, 〈朝鮮時期 寺刹의 數的 推移〉, 《역사교육 歷史教育》61, 頁 31-68。

李曦載(이희재, Lee Hee-jae), 2009, 〈한국불교사에서서의 『유마경(維摩經)』의 지위維摩經在韓國佛教史中的位置〉, 《한국학연구韓國學研究》31, 頁 329-351。

東國大學校佛教文化研究院編, 1995, 《韓國佛教思想史概觀》, 首爾: 佛教文化研究院。

金斗鍾(김두중, Kim Doojong), 1974, 《韓國古印刷技術史》, 首爾: 탐구당探求堂。

金忠烈, 1992, 《高麗儒學思想史》, 臺北: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金相鎬(김상호, Kim Sangho), 1991, 《朝鮮朝 寺刹板 刻手에 관한 연구》, 성균관대학교 박사학위논문成均館大學博士論文。

- 金致雨(김치우, Kim Chiwoo), 1983, 《攷事撮要의 冊板目錄 研究》, 서울首爾: 도서출판민족문화圖書出版民族文化。
- 金致雨(김치우, Kim Chiwoo), 1998, 〈壬亂前地方刊本の 開板處에 관한 研究〉, 《서지학연구書目研究》16, 頁 35-62。
- 金景淑(김경숙, Kim Kyungsook), 2008, 《『禪學入門』의 修證體系 연구》, 동국대학교대학원 박사학위논문東國大學碩士論文。
- 金煥泰著, 中島志郎等譯, 1985, 《韓國仏教史》, 京都: 禪文化研究所。
- 南熙淑(남희숙, Nam Heesook), 2004, 〈16~18 세기 佛教儀式集의 간행과 佛教大衆化〉, 《한국문화韓國文化》34, 頁 97-165。
- 春山仁榮, 1943, 〈攷事撮要의 冊板目錄について 附冊板目錄〉, 《東洋學報》30: 2, 頁 176-188。
- 徐秀晶(서수정, Seo Soojung), 2016, 《19 세기 佛書刊行과 劉聖鍾의 『德新堂書目』 연구十九世紀佛書刊行與劉聖鍾『德新堂書目』之研究》, 동국대학교대학원 박사학위논문東國大學博士論文。
- 孫成必(손성필, Son Sungpi), 2007, 《16 世紀 朝鮮의 佛書 刊行》, 동국대학교대학원 석사학위논문東國大學碩士論文。
- 崔京勛(최경훈, Choi kyung-hun), 2020, 〈강원도 지역 사찰 간행 불서에 대한 서지적 연구江原道地區寺院刊行佛書之書誌學考〉, 《서지학연구書誌學研究》84, 頁 229-256。
- 韓國佛教文化財研究所(불교문화재연구소), 2019, 《한국의 사찰 문 화재韓國寺院文化財: 2019 전국 사찰 목판 일제조사全國寺院木板調査》, Daejeon: 문화재청大田文化財廳。
- 郭磊, 2020, 〈十七世紀朝鮮半島華嚴學的盛行與《華嚴疏鈔》의 刊印〉, 《佛光學報》新 6: 2, 頁 125-152。
- 黃繹勳, 2015, 〈《維摩詰經》論疏考辨——以宋明清時期相關著作爲中心〉, 《佛光學報》新 1: 2, 頁 413-470。
- 黑田亮, 1940, 《朝鮮舊書考》, 東京: 岩波書店。
- 愛宕顯昌著, 轉瑜譯, 1989, 《韓國佛教史》, 高雄: 佛光出版社。
- 趙旻祐, 2015, 〈對「朝鮮陽明學派」的一個省察: 以李忠翊爲例〉, 《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12: 1 (23), 頁 245-264。

簡凱廷，2015，〈晚明義學僧一雨通潤及其稀見著作考述〉，《臺大佛學研究》28，頁 143-190。

鎌田茂雄，1980，《朝鮮仏教の寺と歴史》，東京：大法輪閣。

（三）網絡資源

字統網，<https://zi.tools>。

東國大學佛教記錄文化遺產項目，<https://kabc.dongguk.edu>。

教育部異體字字典，<https://dict.variants.moe.edu.tw>。

傅斯年圖書館珍藏善本圖籍書目資料庫，<http://lib.ihp.sinica.edu.tw/>。

韓國學研究院藏書閣，<https://jsg.aks.ac.kr>。



